

## 身患绝症 学大法七天身体康复

【明慧网】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不只是祛病健身，而且还是修炼，是按宇宙特性真、善、忍法理修炼。祛病健身之效非常显著。以下两则故事，是其中的见证。

### ■ 身患绝症 学大法七天身体康复

我母亲在一九九二年患病，到哈尔滨医大二院确诊右上颌癌，并做了手术，术后化疗，长期使用杜冷丁止痛，打了五年，每天六针，两腿已经无法正常行走，注射的部位，已经象石头一样硬，身体消瘦，右眼睛也失明了。到一九九八年，医院不再给母亲供应杜冷丁，全家人为母亲到处求人买药。就在这时，邻居热心的劝我母亲学法轮大法，说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

从此母亲开始学大法，看书学法三天后，打杜冷丁时，药自己滑落到地上，打碎了，再拿一枝，又滑落到地上，打碎了。母亲悟到是师父管自己了，不用再打针了，七天后就再没打过针。母亲开始去学法点上学法，一开始时需要打车送她去，十几天后她就能自己去学法点学法炼功了。

一个月后，母亲就能自己做饭、洗衣服，去买东西，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我们当地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个癌症病人，打了五年的杜冷丁，学法炼功七天后，身体就全好了，真是奇迹。

### ■ 法轮大法使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

我学法之前多种疾病困扰



我，折磨我，心脏、妇科、皮肤病，那时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对自己不公平，就觉得活得没有价值，人生的路很渺茫。

我是在一九九八年冬天有幸学法轮大法的，当时我婆婆已经学大法了，她对我说：“你去炼法轮功吧。”那时我还没有大法书。有一天，我到炼功点炼功时，炼到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两侧抱轮时，就感觉四肢无力，恶心呕吐，吐的都是黄苦水，吐一阵子我又接着炼还是吐，没有坚持下来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婆婆回来问我咋没炼完，我说可能师父不要我，把我吐得都要背气了。这时婆婆笑了说：“看来你和师父有缘那，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

接着我就请了《转法轮》这本宝书，从此我就天天拜读这本

宝书，读书时有时就泪水不住地流，也不知为什么，有时一股热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学法第五天时就象得了重感冒一样，一阵冷，在热炕上盖上大被子都直打哆嗦，一阵热坐在地上还是热。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

两天过去了，就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又过了几天，我的全身象肿了一样的，我都不能穿衣服，这时丈夫说你的皮肤病又犯了，怎么比以前严重呢，赶紧吃药吧。我说没事，我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三天过后什么事没有了，病都不翼而飞了。

丈夫说，真是太神了，以前你没炼功时皮肤病一上来，一、两个月吃药也不好，这次三天就好了，这法轮功太神奇了。从此，丈夫也非常支持我学大法。

当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时，我的心里象开了两扇门一样，人也精神了，性格也开朗了，身体无病一身轻。

大法让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大法在我身上发生奇迹的事太多了。回想这一切，感恩慈悲师父的苦度。

文/大陆大法弟子◇

## 脑筋急转弯：装汽油的塑料瓶放哪最安全？

放在中央电视台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节目的王进东两腿间最安全。在 CCTV 的节目录像中，王进东的衣服、面部都烧黑了，盛放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在高温烈焰下完好无损。放在此处，岂不最安全——毕竟是拍戏嘛！◇



# 秦皇岛付鸿女士遭诬判五年 已上诉

【明慧网】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付鸿女士，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因携带法轮大法书籍在秦皇岛市火车站被绑架，关押在秦皇岛看守所。近日获知，付鸿被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她已经提起上诉。

付鸿现年 57 岁，她是秦皇岛出入境检疫局工程师。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三，她坐火车出行，在火车站被检票口人员非法拦截、搜查，对方发现付鸿携带了法轮大法书籍，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她非法拘禁并报警。当天，警察闯入付鸿家中，抢走了付鸿的私人物品，并将她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看守所。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对付鸿进行非法庭审，主审法官林双全完全无视宪法保护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故意纵容抚宁区检察院女检察官孙达运以荒谬的罪名构陷付鸿。当天林双全没有宣布结果。两个月过去了，日前获知，抚宁区法院对付鸿非法判刑五年。目前，付鸿已经提起上诉。二审由秦皇岛中院刑庭法官陈刚负责审理。

## 付鸿女士曾遭中共迫害事实

付鸿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二十多年来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她的父母也因此过早的离世。

付鸿的母亲许惠英，以前身患多种严重疾病，一度被送医抢救，每年花掉单位数千元医疗费（那时她每月工资才一、二百元），到后来她几乎已经上不了楼。许惠英炼了法轮功后，很快获得健康，人变得红光满面，走路健步如飞。

付鸿目睹母亲的变化，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付鸿在学校期间学习好，一直是班干部，各种荣誉不断，养成她比较傲气、任性。修炼法轮大法后，付鸿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在利益上不争不抢，宽容对待人和事，



与周围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有人称赞她雍容大气，心胸宽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付鸿遭受到严重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秦皇岛“610”人员徐英斌带着三个警察闯到付鸿的工作单位——秦皇岛检验检疫局煤检中心，将正在上班的付鸿压到办公桌上，用手铐将她反铐上，几个大汉推搡着将她绑架。

付鸿被非法关押到秦皇岛第一看守所（土台子看守所），被强制坐板，被不定期搜身、呵斥、半夜被迫站着所谓值班、背监规。

付鸿被非法拘禁到三十多天时，被“610”人员王宪增及单位头目徐丛林、李志坚、李英杰等人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洗脑班迫害。劳教所几个女狱警带一拨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她们不让付鸿睡觉，逼她听各种歪理，付鸿稍一困倦，狱警闫红丽就指使劳教人员对付鸿推搡、捅杆、捏掐，甚至殴打她。期间，付鸿父亲为了女儿能回家，被“610”人员王宪增骗去两万元（无收据）和家里一个小打印机。

二零零九年底，付鸿被南戴河派出所警察绑架，抚宁区“610”人员陈英利、宋泽民连夜把付鸿铐到抚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陈英利及另外两个人合力掰付鸿的手指在一个什么东西上按手印，又连夜把她铐到抚宁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十二天。之后付鸿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劫持到秦皇岛劳教所。付鸿拒绝所谓“转化”，后被转关到唐山开平劳教所，狱警闫红丽派包夹监控付鸿，不让买日常用品，上厕所

所受限制，不让下楼吃饭。

后来唐山开平劳教所女子部缩编，付鸿又被转关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四大队。付鸿拒绝做奴工，遭受到罚站、罚坐、不让上厕所、暴力“转化”等迫害。因付鸿拒绝所谓“转化”，一次，四大队大半狱警都被召集起来，大队长赵元带头开始打付鸿耳光、踢她的腿，接着是副队长牛丽打付鸿，刘亚敏、高新蕾紧接着跟上，其余狱警也都或多或少的打了付鸿，持续了约一个小时，付鸿被打的意识开始模糊，恍惚中听到有警察说这么长时间。狱警施暴后带付鸿到医务室，狱医吓了一跳，付鸿的脸已经肿得看不出模样了，狱医问哪个犯人打的，付鸿指指赵元，狱医就不说话了。之后付鸿被直接架到做奴工的地方，看到她的人都惊吓着了，狱警怕恶行被传开，就把付鸿提前架回监室单独关押。当时付鸿心脏不舒服、胸闷，吃不下什么，昏昏沉沉约有半月，才慢慢能一瘸一拐地走。后来她头经常疼，手开始颤，腿走路急了会突然拐一下使不上劲。最后她还被非法加期，十三个多月后才走出劳教所。

付鸿的母亲许惠英，一九九九年底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截住后拉回当地，被劫持到秦皇岛第二看守所，十来天后身体出现严重病态，才得以回家。不久单位（秦皇岛出入境检疫局）“610”人员徐丛林要许惠英去洗脑班，昔日的好同事、好朋友竟变成了要整她的人，给她身心造成很大压力和伤害。自付鸿二零零一年被绑架后，她的父母精神越来越低落不振，她父亲话越来越少，不愿意与人交谈，沉默寡言；母亲一旦付鸿下班稍晚，就会焦虑不安，惊怕不已，但又不跟女儿说。后来她父亲脑溢血、母亲脑梗，双双倒下，两位老人经历近两年的痛苦后，相继离世。◇